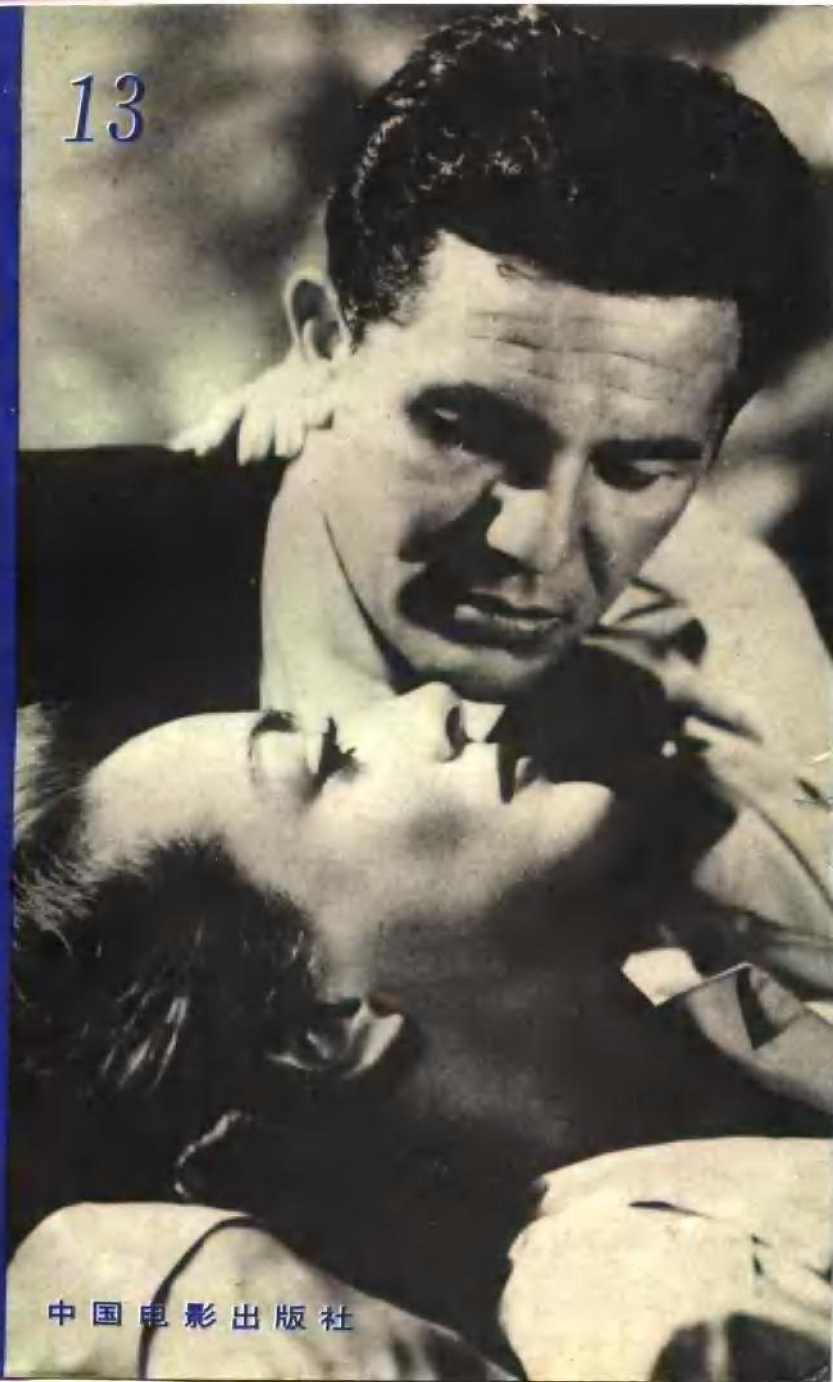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电影小说集

13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冯 由 礼 编
本集责任编辑：王雪明
封面设计：万 庆

312
世界电影小说集 13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9.875 插页：4 字数：210,000
1986年9月 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8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92

定 价：1.85元



《虎胆忠魂》



《逃狱雪冤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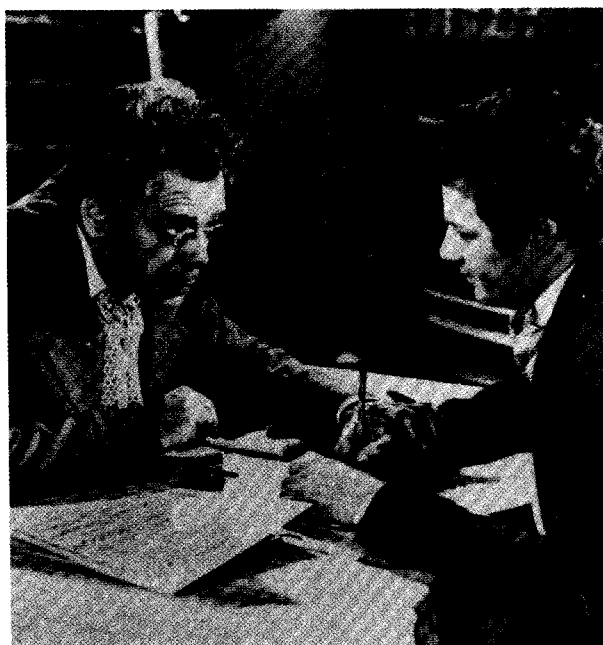
《红叶》

《情侣》





《马克辛三部曲》



《一曲难忘》



目 次

托尼·····	安 兴 (1)
虎胆忠魂·····	高歌今 (22)
逃狱雪冤·····	丁 冬 (44)
守望莱茵河·····	米 兰 (68)
种族培育所·····	萧 章 (94)
一曲难忘·····	蒋维佳 (110)
诙谐曲·····	夏 吉 (129)
马克辛三部曲·····	雷 霆 (148)
马克辛的青年时代·····	(148)
马克辛的归来·····	(168)
维堡区的故事·····	(188)
瓦列里·契卡洛夫·····	歌 羊 (211)
红叶·····	亚 江 (232)
号手的孙子·····	唐 齐 (255)
情侣·····	许玉瑗 (278)
人鱼公主·····	方 乡 (299)

托 尼

(Toni)

法国今日影片公司出品 (1935)

编 剧：让·雷诺阿、卡尔·爱因斯坦

导 演：让·雷诺阿

摄 影：克劳德·雷诺阿

主要演员：夏尔·布拉维特 (饰托尼)

珍妮·埃莉亚 (饰玛丽)

瑟莉亚·蒙塔尔文 (饰若斯法)

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南方。

一声尖厉的汽笛声划破长空，一列客车在广阔的原野上飞驰。车厢里挤满了意大利移民。火车徐徐驶过一座用三根巨大石柱支撑着的高架铁桥后，在山村小站停住。车门打开，移民们相互招呼着，扶老携幼，纷纷下车。人群中有个身材魁伟的小伙子，手里拿了张铅笔画的地图，边走边向大路两旁张望。不多一会儿，这位年轻人按照图上所示，来到座落在山谷旁边的一个幽静的山村，走近一幢别致的小楼房。他迟疑了一下，又掏出一封信，粗粗地看了看，这才礼貌地轻

轻在门上叩了两下。门慢慢启开，一位身穿黑色连衣裙、体态矫健的女郎出现在门旁。

“您好，太太。听说您这儿招房客，而且还可以搭伙，所以我就……”

“对，您大概就是托尼先生吧！费尔南先生早就跟我谈起过您，快请进屋吧。”说罢，她热情地把托尼引进屋里，一边还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玛丽。您就放心地住下吧，管保您满意。”

离这座山村几公里外有个大型采石场，由于缺乏劳力，每年要从国外招募一批工人。托尼就是接到好友费尔南的信来这儿工作的。

每天清晨，托尼和费尔南去采石场上班的时候，总要经过一座普罗旺斯式的农庄。农庄主西班牙人塞巴斯蒂安，原来也在采石场当工人。他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地攒了一笔钱，建造了这个农庄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当年非常壮实的小伙子，如今变成了两鬓斑白、满脸皱纹的老人。采石场的工头见他体力不支，辞退了他。从此，老人只得靠培植水果、饲养家禽家畜谋生。老人为人忠厚，对采石场的外国工友特别有感情，每逢收获季节，他都捧出鲜果和自己酿的葡萄酒招待他们。偶尔他家里需要修修补补什么的，工友们也总是非常乐意地前来帮忙，托尼和费尔南也不例外。塞巴斯蒂安的侄子加比，在老人身边长大，庄园里的农活全由他一人揽下了。叔侄二人成年累月操持着庄园内外的事务，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睡觉，衣服破了没人补、脏了没人洗……。一天，塞巴斯蒂安接到加比的伯伯、他的大哥从西班牙写来的信。大哥

在信中对多年来寄钱养活他一家老小表示感激，并打算让女儿若斯法到法国来服侍他。

若斯法虽说是个穷人家的姑娘，却出落得窈窕姣美。那黛色的修眉，水汪汪的眸子，笔挺的鼻梁，红润的双颊，富有曲线美的红唇，齐崭崭的白米牙，以及那一头又厚又长的秀发，无不带有一种特别的风韵。她心灵手巧，生性聪颖，农活家务样样在行，是个出名的巧姑娘。若斯法的到来仿佛仙女下凡，使整个山村和采石场都轰动了。一连几天，山村里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络绎不绝地来到塞巴斯蒂安的庄园，希望一睹姑娘的芳容。

若斯法为叔父挑起了家务重担，起早摸黑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塞巴斯蒂安也为有这么个能干的姪女感到高兴。可是在高兴之余，不由得也为姑娘的安全担心。当若斯法到庄园外的洗衣房去的时候，老人总是爱抚地提醒她说：

“孩子，洗这么多衣服要在那儿呆许多时间，你可得小心啊！这一带人很杂，有不少非洲人，我讨厌这些家伙，鬼知道他们心里在打什么主意！”

姑娘总是嫣然一笑：“放心吧，叔叔，不要紧！”

自从第一次见到若斯法，托尼便暗暗地爱上了她。费尔南看出了小伙子的心思，每天上班遇见若斯法时，他总是开玩笑地对托尼说：“快去帮她一下，机会难得，可别错过啊！”有时，他还千方百计地找个借口，替托尼向工头请假，让这对年轻人多呆上一会儿。

这天清晨，费尔南和托尼在去采石场上班的路上，遇到若斯法费劲地拉着一车脏衣服去洗衣房。姑娘看见费尔南走

在前面，便请他帮一下忙，谁知费尔南把头往身后撇了撇说：“你叫别人帮忙吧，我上班来不及了。”说罢飞身跨上了车，一溜烟地走了。托尼这才快步上前帮忙。小伙子边拉车边问姑娘为何不叫加比来叫他，姑娘脸一红，嗫嚅道：“是啊！可是……可是让玛丽知道了，她……她会怎么说？我可不想让她把我的眼珠给抠了！你懂吗？”原来，托尼那天叩门与玛丽相遇时，这位多情的女房东就喜欢上他了，生活上对他嘘寒问暖，关怀备至。

若斯法推着自行车，托尼满头大汗地拉着车，两人有说有笑。快要到洗衣房的时候，附近林子里飞出一只黄蜂，围着若斯法团团转，冷不防一头扎进了她的衣领，在她背上猛然蜇了一下，痛得她大声嚷了起来。托尼笨拙地撩起她的内衣，发现她背上有个肿胀的黑点，结结巴巴地问：“呃，我用小刀替你……替你把刺挑掉，好吗？”

若斯法嚷了起来：“你疯了！我不要！”

“不把刺挑掉，你会更疼的！”托尼解释说。

若斯法疼痛难忍，只好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。托尼弯着身子，小心翼翼地在肿胀处划开一个小口子，把刺挤了出来，然后用嘴对着伤口吮吸污血和毒液……。若斯法终于舒了一口气，托尼一把把她搂在怀里，在她的唇上、脸上、颈上热烈地狂吻……

托尼赶到采石场时，已经到了工间休息的时候了。他告诉费尔南今天帮若斯法挑刺的事。开始，他还有些犹疑，最后鼓起勇气跟费尔南都谈了出来：“现在就看怎么跟塞巴斯蒂安提这件事，要是一切顺利，再过一个月，我就会把这该死的采石场忘得一干二净，上他家葡萄园里去干活。要是天气一

直这么好下去，到时候我跟若斯法举行婚礼，葡萄酒就不成问题了。”

“就怕你还不知道葡萄酒是什么味儿呢！”

托尼明白了他话中的暗示，但休息的时间已经结束，他匆匆对费尔南说：

“我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你平时对玛丽有意思，这我早看出来，可如今玛丽又对我一见钟情。如果由你去把我跟若斯法的事告诉她，这样岂不是对你我都好吗？”

费尔南讷讷地说：“难哪！她要知道这件事，准会大吵大闹的！”托尼几乎是带着恳求的口吻，要求费尔南一定要婉转地把这件事告诉玛丽。

正说着，工头阿尔贝气呼呼地向他们走过来。他阴阳怪气地问托尼：“看样子你今天是不想干活了？早上你上哪儿去了？”

托尼平静地回答说：“我病了。”

“哼！你把我当三岁小孩了，你是不是又悄悄溜到若斯法那儿去了，嗯？”阿尔贝气势汹汹地问。

托尼反问道：“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阿尔贝傲慢地教训说：“这事跟我太有关系了。我甚至还想奉劝你一句：不要老是缠着这小姐儿。你得放明白点！我对她感兴趣，不许别人侵犯我。谁也别想跟我抢这姑娘！”

托尼一听这话肺都气炸了，猛地上前抓住阿尔贝的衣领警告他说：

“别害怕，我现在不会杀你，不过你要是敢碰一下若斯法，我可饶不了你！”说罢一松手，阿尔贝象只丧家狗拔腿就跑。

翌日，采石场停工检修机器，除检修工以外，其它工人

都休息一天。托尼拖着费尔南陪他去找塞巴斯蒂安求亲。两人来到庄园，见老人正在安装喷雾器，托尼立即上前帮忙，一面笨嘴笨舌地总算向他说明了来意。塞巴斯蒂安听了，微笑着对托尼说：

“我说，托尼，我挺喜欢你，你为人忠厚、耿直，我看这件事不成问题。这下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！”

托尼乐得合不拢嘴，兴奋地捶了费尔南一拳。老人想到了什么，面有难色地问托尼：“玛丽那儿怎么办？你可要处理好哇！”托尼向费尔南瞥了一眼，示意他先回去。

费尔南走后，老人对他说：“我看最好还是去听听若斯法本人的意见，我一贯尊重她的意愿。现在你还是直接去跟她谈谈，她现在在洗衣房。”

托尼点点头，径直到洗衣房去了。可是，洗衣房里里外外空无一人。在放衣服的小车旁他瞧见一顶鸭舌帽，捡起一看，竟是阿尔贝的。托尼不由得火冒三丈，气愤得把帽子往地上一摔，大步流星地就朝房边的林子里走去。

林子里浓荫蔽日，仅有几缕阳光顽强地透过稠密鲜绿的嫩叶，发出翡翠般透明的光亮。一阵窸窣声，使托尼循声而去，只见在一片树荫下的草丛中，阿尔贝正紧紧搂着披头散发满脸泪痕的若斯法。托尼象遭了雷劈一般，脖颈涨粗了，脸也涨红了，额头上的筋突突直跳。他颤抖着嘴唇喊了声：“若斯法！”

若斯法使劲推开阿尔贝，跪倒在托尼脚下，默默地垂下头。托尼痛苦万分，对她说：“你使我太伤心了！昨天你还热情地吻过我，我确信你的感情是真挚的，可是做梦也没想到你会在这里，把一切都给了这个混蛋！”若斯法羞愧无比，泣

不成声。

阿尔贝从草丛中坐起来，用一种胜利者的眼光看了看托尼说：

“我说，你这位山里来的先生，看来你好象不懂得该怎么跟女人说话……”

托尼听了，一个箭步冲到阿尔贝跟前，飞起一脚把他踢翻在地，张开两只铁钳般的大手，死死掐住阿尔贝的脖子，咬牙切齿地吼道：“我是不懂！我是不懂！你这个狗杂种！你这个……”阿尔贝拼命挣扎，可是无济于事，两只眼珠仿佛即将夺眶而出……。呆在一旁的若斯法怕这样下去会闹出人命，苦苦央求托尼松手。托尼松开了手，瞥了若斯法一眼，拖着沉重的步子悻悻离去。

阿尔贝霸占了若斯法。托尼万般无奈，只得与情意绵绵的玛丽成了亲。

不久，若斯法生了个女儿。可是流氓成性的阿尔贝只是把庄园当作客栈，终日在外寻花访柳，无暇顾及母女俩，更不用说去伺候塞巴斯蒂安老人了。老人郁郁寡欢，一病不起。阿尔贝借机同他的内弟加比密谋如何瓜分老人的遗产。

托尼得知老人病倒的消息后，心情十分沉重，当即偕同玛丽前往庄园探望。塞巴斯蒂安躺在一间光线黯淡的房间里，巨大的内心痛苦震动着他那象风雨中的枯叶一般的身躯，混浊无神的眼睛里充满着痛苦与羞愧。他一把拉住托尼的手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希望，我希望我的侄孙女在这星期就受洗礼……，托尼，就请你做孩子的教父吧，你一定要答应我……”

阿尔贝听了，立即冲到老人面前，大声吼起来：“太不象

话了！这孩子是我的还是托尼的？你这不是存心气我？让人笑话我吗？”

托尼瞪了阿尔贝一眼，宽慰老人说：“你安心养病吧，我一定照你的话办。我会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，好好照顾她的！”

玛丽见阿尔贝怒气冲冲，便顺水推舟说阿尔贝讲的有理。

“你给我住嘴！”托尼呵斥她说。然后他转身对着老人：“我向你起誓，塞巴斯蒂安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绝不会撒下她们娘儿俩个。”

几天后，托尼与玛丽路过农庄，只见若斯法穿着丧服从屋里出来。见了他，若斯法泣不成声，一下子扑在他的肩膀上说：“我叔叔……他死了……”玛丽见了，上前使劲把他俩掰开，强把托尼拉走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教堂那边传来一阵丧钟声。托尼要求玛丽给他烫好的衣服，要去参加塞巴斯蒂安的葬礼，可玛丽对他嚷了起来：

“你还不明白那老人的用意吗？他让你当那孩子的爸爸！爸爸真那么好当吗？他知道你心肠好，就让你来抚养，因为孩子的父母破产了。他想把我当傻瓜？没门儿！”

“可我已经答应人家了，玛丽。对死者的遗愿应该尊重，要是我们说了话不算数，这就等于亵渎神灵，我们会倒霉的。”托尼仍然平心静气地晓以大义。

不料玛丽一听这话更是火冒三丈：

“那么，昨天你跟若斯法拥抱，这也是死者的遗愿吗？你倒是说呀，你说呀！伪君子，骗子手！”托尼无言以答，终于

按捺不住内心的烦躁，猛然推开玛丽，夺门而出。

托尼沿着蜿蜒曲折的小径向前跑去，玛丽披头散发地在后面边追边喊要他站住，托尼转过身来，玛丽飞快地扑倒在他的脚下，抽抽噎噎地说：

“我爱你，托尼。我错了……我不该……我不该跟你大吵大闹。以后……我一定改掉这种坏脾气。”

托尼见她回心转意，心里十分感动，连忙把她搀扶起来，紧紧拥抱着她，深情地对她说：“玛丽，你要冷静点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”妻子止住了抽泣，柔情地向丈夫瞥了一眼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幸福的微笑。

托尼象哄孩子似地对她说：“以后可不能再这么大吵大闹了，我可真受不了了。好吧，你现在回去好好休息一会儿，我去参加一下塞巴斯蒂安大叔的葬礼就回来。明天再去替那女孩做洗礼，这样就没事了，我们仍然象以前那样生活。”

谁知玛丽的脸就象雷雨前的天空那样，霎时阴沉下来，那气得发白的脸颊，神经质地痉挛着，整个身子在颤抖，她后退了几步，咬牙切齿地咒骂道：“你滚吧！滚得越远越好！你去参加葬礼吧！参加洗礼吧！去找你的若斯法吧！你滚吧！不过你别后悔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！”托尼没好气地回敬道：“你爱怎么就怎么吧！你听着，我再也不想听到你这破锣嗓子了！”说罢扭过头就走了。

当天下午，托尼随着一群送葬的人翻过山坡正往回走，老远发现湖边人影幢幢，他猛然想起玛丽跟他争吵时说过的那句话：“不过你别后悔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！”他拉着一同往回走的费尔南飞快地向湖边奔去。拨开人群往里一看，只见

玛丽浑身透湿，面色惨白地躺在岸边。在费尔南的帮助下，托尼急忙把玛丽背回家去。

路上的颠簸，使玛丽渐渐苏醒过来。托尼温柔地笑了笑对她说：

“瞧你干了什么傻事！我不是叫你呆在家里好好休息吗？你为什么要寻短见呢？”

费尔南也在一旁帮腔。可是，玛丽却冲着托尼喊道：“你走吧！我不想再见到你了！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，去找若斯法也好，找别的女人也好，一切听便。不过请你再也不要进我的门！你滚吧！”托尼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走了出去，跨上那辆刚买来的摩托车，沿着小路走了。

当天晚上，费尔南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，敏捷地打开食品柜从里面取出一些吃的东西。然后，他又不放心地推开玛丽的房门想去看看她。玛丽被门声惊醒，连忙点上灯，没说几句话，很快就发现费尔南那只鼓鼓的口袋：“恐怕你是想把这块面包带给托尼吃的吧？”

费尔南只好苦笑着承认。背对着费尔南，玛丽长长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事到如今，我再也不想见他了。可我不想看着他受饿挨冻，请你再带一公升葡萄酒和一条毯子给他。”费尔南深情地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，取过毯子和酒，悄悄走了。

深邃的夜空中，一钩弯月和寥寥的星星散泛着银辉，黑压压的山岗象巨人一般耸立在田野中。山坡上，烧炭人的茅屋前燃起了一堆篝火。费尔南在一棵大树下找到独自呆坐在那里的托尼，一面把毯子食品递给他，一面说：

“我说托尼，你总不能一辈子这么下去。你在这儿干什么